

青春话题

每个人的大学生活,都有着时代的印记,也寄托了青春的情怀。对于不同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享受的物质条件在逐渐改善,具体情怀也因时因地有所变化,但无一例外的是,大学是他们最好的年华。

光阴的故事：我的大学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八月末的北京傍晚,已经有一些凉意。在北京海淀区的某个书店里,一群人聚在一起,听两位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生聊他们的大学生活,也不时交流分享着各自不同时代的大学生活。

此时也刚好是各高校陆续开学的时间。距离 1977 年恢复高考,已经 36 年。在这些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太多变化,这些变化也理所当然地烙印在了每一代大学生的校园岁月中。

物质篇

前段时间不少媒体报道,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们的“开学预算”,已成了颇大一笔家庭开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是他们的标准配置。而一些要求高的便直接向父母索要“苹果三件套”,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即使按照最低配置的价格计算,这三件套的总价也轻松过万,基本上约等于北京大多数“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两年的学费加住宿费。

2002 年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的梁子觉得,现在学生的人学配置越来越高可以理解,毕竟“现在这些东西普及了嘛。在十年前我们可不敢想象”。

梁子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每个十年都有大学生,算是个小缩影。回忆自己当年,梁子宿舍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是家庭条件相对最好的一位室友的。那时跟家里联系主要还是靠宿舍电话,“手机到了大三才买”。那一台笔记本电脑成了梁子全宿舍的影碟机,5、6 个人一同挤在小小的屏幕面前,可看了不少电影。

再往前追溯,上世纪 90 年代大学生的宿舍里大多没有电脑——台式电脑尚未普及,BP 机昙花一现,手机则显然是学生族中的奢侈品。梁子的表哥大她六岁,1996 年在北京读大学。表哥告诉梁子,他们大学时的奢侈品是随身听,最爱的集体活动是打牌,电脑只是在学校图书馆和机房才能用一用。说起 80 年代,梁子笑了,“我小妹 1987 年读大学,听她说,她的被褥都是从家里背到武汉去的。大包小包里全是被褥、脸盆、陶瓷缸这种必备品。”

恰如梁子所言,时代脉络同科技发展的脉搏相通。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科技产品



特约绘图:小蚂蚁

的发明与更新,物质越来越丰富,大学生们可以享用的物质和了解的讯息呈膨胀状增长。的确,生活条件更好了,那么,精神层面呢?

情怀篇

在畅谈上世纪 80 年代大学生生活的沙龙现场,“理想主义”是嘉宾与听众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之一。那个时候,他们热爱书籍,吟诵诗歌,谈论理想。

《读库》丛书主编张立宪在自己的文集《闪开,让我歌唱 80 年代》中这样描述 80 年代:“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是 80 年代大学生们读书状态的最好注脚。1982 级的方泉至今回忆起大学时一帮男生互相比着读书、暗中较

劲的感觉都不禁带着笑意。方泉认为那时读书的心理说白了有些幼稚,甚至带着赌气的成分,“就是互相比,有人说了什么理论哪个主义,如果不知道,就赶紧记下来,连夜去读书”。也许正是在读书这件事上有着类似“军备竞赛”的良性互动,才让那时的大学生们如海绵一般,忘我地吸收养分。

“那个时候最受女生欢迎的就是诗人。”方泉至今都背得出顾城的诗句,最爱北岛的《失败之书》。而独立学者、1978 级大学生柳红更是情绪饱满地朗诵了《简·爱》中女主角经典的大段自白。他们觉得,“文学”、“诗歌”、“艺术”在那时都是很崇高的字眼,但现在的大学生却已经不追求这些了。

“现在的大学里,读书的学生真的没几个了。”上海某院校 2010 级学生李同也有同样的感慨。李同告诉记者,身边的同学大一进校时就目标明确,无论是要工作、考研还是出国,都有异常清晰的计划表。“任何事都是有指向性的,功利性极强。”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理解,自己的

同龄人们不浪费时间,追求效率值得肯定,但李同仍旧觉得痛心,现在资讯发达,能获取的知识更多,反而没多少人认真读书。李同认为,“问题在于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以有知识为荣了”。

怀恋篇

《闪开,让我歌唱 80 年代》这样写道:“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杜牧时代的扬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最希望生活的时代,就是自己的大学时光。这是张立宪的想法,80 年代的中国在他眼里有太多可爱和值得怀念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上过大学的人的普遍想法。而在李同看来,这种情结也可以解读为对回忆的不自觉美化。毕竟,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是一个人对整个人生最具有想象力的时候。

“譬如说,我现在也许不太喜欢我的学校,也会抱怨同学。但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经历了生活里更多的问题和磨砺后。我也会怀恋大学里相对无忧无虑的日子,何况大学时,未来对于一个人所展现的可能性最多。”李同分析得头头是道。

除了大学所处的时代特征、于个人的黄金意义,走出校门的学子们仍然不断提起大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学里的人。

柳红介绍道,由于“老三届”的特殊性,77 级、78 级那段时间的大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有二十多岁甚至拖家带口读大学的,也有如柳红一般年龄刚好的应届生。但都无碍于共同生活让他们结下深厚情谊。而对于更年轻的、独生子女所占比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说,能够在同一个宿舍度过四年,他们彼此熟悉和陪伴的程度有如家人,这些足以让他们成为至交好友。

校园只是那块地方,但时光流转,园子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浮生万千其具体面孔不同,时代于他们碰撞所留下的印记不同,但大学之于学生,总是“那过去了的”而“成为最亲切的怀恋”。

科学也可以如此好玩

——记清华大学原子力显微镜设计大挑战

■本报记者 钟华

9 月 6 日,新学期伊始的周末下午,一场特殊的答辩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四支来自伦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组合而成的“国际团队”正在向评委们介绍他们的暑期成果——台成本不到 1000 元人民币的原子力显微镜。

这些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在充满竞争与合作的环境中接受挑战,在一个星期内设计出低成本、适用于高中学校的原子力显微镜。这是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中英暑期学校 LEGO2NANO 原子能显微镜设计大挑战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最为激动的时刻,来自英国、中国的权威专家们会从这四个组中选出最终的优胜者。

这场由世界著名积木品牌乐高公司赞助的活动,鼓励大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用廉价简单的元件,甚至是乐高积木,设计、制造并推广适用于中国高中学校的低成本纳米级显微镜,构想如何通过

未来广泛分布在全国各中学的显微镜及其联成的设备网络,使高中生主动地开展科学研究和理论实践。

“从英国跑来玩积木”

第 3 组组员张运炎站在他们设计的原子力显微镜旁边,显得十分自豪:“你看我们设计的装置结构多么巧妙,基本就是用乐高积木搭成,只用了最少量的金属元件来固定。”

这位英国伦敦大学博二的学生今年科研做得不错,导师“特批”了他一个月的假期,他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是什么吸引他飞回来参与到一项看似与他的研究并无关联的活动?

“原子力显微镜是非常高科技的东西,我在研究中经常会用到它。当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想,这么高科技的东西,用积木造出来,不是很有挑战性吗?”张运炎说,“所以,我就从英

国跑回来玩积木了!”

在为期一周的暑期学校活动中,这 30 多位国际学生参与者接触并亲自运用包括 3D 打印、需求驱动的设计过程在内的最新科技。他们与清华、北大的多个实验室协作,并探访国家纳米科学技术中心、微电子研究所、北京创客空间,感受科技氛围。

当然,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制造原子力显微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组员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的学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不同的专业,因此我们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同的观测角度。而我们用不同的观测角度来共同构建这个东西,尽管大家分别负责不同的部分,但又有共同交流。我也能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是怎么样的。”张运炎说。

创新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为什么选择将制造原子能显微镜作为活动的目标?暑期学校的组织者、清华大学微纳力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弗朗索瓦教授说:“原子力显微镜在表面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器。一方面,该显微镜十分昂贵,但同时,它的机械结构简单,所以有可能在一周以内,让新手按照这个工作原理制造出来。”

在各个小组做完设计成果的 PPT 展示之后,专家组成的评委对设备也进行了“验收”,他们分别按照设备的分辨率灵敏度;美学和工程设计成果的创新性、新颖性以及成本控制;显微镜科学实践应用的质量以及应用于初高中群体的适合度以及数据共享和网络元素这四项检验标准进行了评比。

创新就是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事实上,参加的小组设计出来的装置也都把成本控制在 1000 元人民币以内。很有意思的是,在比赛过程中,第二组与第四组居然合并成了一支小组,于是最终的决赛成为了三支小组的对决。而果然,这支超级庞大的小组合并后效率提高了不少,他们也在最终的比赛结果中获得了最好的成绩。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教授顾学雍也是活动的组织者,据他介绍,虽然评比结束,但是这个制造 1000 元以下原子力显微镜的活动会继续下去,中英两国的同学会继续通过网络推进这个项目,进一步完善他们的成果。

而其中还会有 4 位中国同学和 4 位英国同学被推选出来参加明年 6 月乐高公司的全球活动。“我们的这个项目会向全世界发布,让全世界的人们按照我们的设计来制作便宜的原子力显微镜。”弗朗索瓦教授说。

哈佛周记

纽约街头响起《义勇军进行曲》

■郭英剑

我们穿过人群,下了几个台阶,但没走两步,透过人群,就看到一位艺人——一位非裔美国人正在演奏。

他站在台阶对面几步远的广场上,昂首挺立,正在卖力地演奏。在他的对面的台阶上,坐着一些观众在认真地倾听。而他的面前,竖排放着七八张照片与证书模样的纸质物品。而这些物品的后面,放着两件乐器和其他物件,而正中间则放着一个盒子。一曲演奏完毕,有人上前,会在他的盒子中放上一些纸币。我注意到,其中有不少人应该是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当然也有其他国家的人。但无论谁过去,艺人都依旧在继续演奏着。

少顷,只见他弯腰,放下手中的黑管,然后拿起了放在左手边的萨克斯。

等到他抬起身,把嘴对着萨克斯开始演奏的时候,我的耳边响起的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瞬间,这一幕把我带入去年的一个场景之中……

那是去年 5 月,我随学校代表团访问纽约大学。在访问结束后,主人顺便带客人到华尔街走一遭,当然也就走到了华尔街的地标——“华尔街铜牛”的所在地。当没有到过这里的人们在铜牛那里排队,轮流与之合影的时候,我看到路的另一侧的不远处,在台阶上坐着一位艺人——也是一位非裔美国人,他在慢慢地拉着小提琴。

也在那一时刻,我听到了中国人都极为熟悉的乐曲: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虽然他演奏得不是那么美妙,但至少还不生疏。我得承认,自从十几年前在美国留学,到近几年来差不多每年都会到美国来,也会到各地去走动走动,但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街头,听到艺人在演奏中国歌曲,更是第一次听到艺人在演奏中国国歌。听他演奏完毕,我走过去,在他面前的琴盒里放了几张纸币。

在那之后与学生的聊天中,我曾专门提起过这一段故事。我和同学们都认为,这位艺人很聪明,他是看到了自己认为的中国人,所以才这么做的。当然,他猜对了。所以,我为他送上那份微不足道的几元钱,不仅仅是为他

的演奏,更是为他的聪明头脑。

回忆一闪而过。今天,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聪明人。但这位不同的是,他的演奏更专业,而且,也可能是因为观众更多的缘故,他吹得格外起劲!而且,在演奏到高潮部分时,他还像军人一般,边演奏,边在原地大踏步走起了正步,紧接着,他又举起右臂,行起了军礼!

我立刻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我注意到,在他面前所放的物品中,有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上面的人应该他。这说明他曾经当过美国大兵,属于退伍军人。由此推测,在他的身上,或许有着更多还不为人知的故事。演奏结束后,像上次一样,我也走过去,在他的盒子里,放了几张一元的纸币,然后才和朋友一起离开。

我深知,对于这样的现象,不必也不应该作过多的解读,这些聪明的艺人的目的在于金钱,他们不过是为了谋生而施展了一点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已。就演奏水平而言,他们可能还算不上真正的艺人。在美国,人们可以见到很多艺人,其演奏水平之高,绝不亚于我们所常见的那些职业演艺人员,但他们并不靠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人。

虽说如此,我也仍旧相信,纽约街头响起的《义勇军进行曲》这样的故事,仿佛在告诉世界: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



艺人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郭英剑摄

那抹照亮梦想的阳光

■李晓盼

3 年前,我刚刚走入高中的校门。那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要用这三年的时间插翅高翔,飞往梦想的大学。

3 年后的今天,当我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望着拔地而起的教学楼,凝视着满园的青松翠柏,一种别样的心绪涌上心头——十年苦读,只为今朝。

回想那段目不窥园的日子,早上被闹钟惊醒,草草吃罢早餐便奔赴校园,开始一天的疯狂学习,晚上熬到 12 点。第二天还得一脸苍色地考读,演算。走在校园里,看到花开,才知春天已至。看到叶黄,方觉秋意渐浓。雪白的卷子,黑色刺目的题型,在我们默默地背着 x、y、z 的时候,时光从手下匆匆滑过。但因为有梦,才不觉得苦;因为期待,才愿等待。等待哪天心中那朵花的种子吸饱了水分,绽放独一无二的绚烂。

有时想想,人生其实很像一盘跳棋。你的前一步永远是在为后一步打基础,没有既定的败局,也没有稳胜的模式,用心布局,心态放松,胜利自然不会太远。高三时考试连连,并不是每次都能令人心满意,有时败得很惨,但不要紧,这就像在黑暗中艰难行走,哪怕一不小心踏入泥淖,只要把脚拿出来,重拾走下去的勇气,当你走到终点,掌声和鲜花都是你的,没有人去追究你的鞋子。

最终,当高考的号角吹响的那一刹那,我知道三年的厚积积于此次的薄发。考场上寂静得只能听到笔在纸上划出的声音。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用笔书写着命运。看看窗外,阳光射到绿叶上,叶子忽然变得明透可爱,我的高考,你会是照亮我梦想的那抹阳光吗?

今日,手拿录取通知书走在大学的校园中,迎面吹来的风都是清爽袭人的,丝丝细雨也增添了些许浪漫气息。眼前这片美丽的风景似乎已经掩盖了昨日考场上的腥风血雨,双脚踏在坚实的水泥地上,心好像也一下子就平静了,踏实了,有力了。像一个孩子奔波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家的温暖。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句话背过很多遍,说过很多遍。但直到此时,方知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掷地有声。曾经的日子里,我们的每一次坚持,都给自己的心穿上一层防护衣,使它更经得起磨炼;每一次心态的锻炼,都是一次蜕变的过程,没有历经苦痛,是难以化茧成蝶的。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上,承载了其实是我们三年乃至十年的汗水。它连接了学习的路,让我们向自己的梦想踏上了第一步……

我是大一新生,在大学的土壤里,我只是一颗小种子,或许这种子要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很多时间和养料。我会带着高中历练而来的心态和“敢与天公试比高”的决心,在这片陌生而亲切的天地中傲然而立。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学生)